

歷史與空間

戴永夏

書若蜉蝣

葉輝

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

1928年4月7日，旅美學界嚴文都探望正在美國一家醫院養病的胡適時，向他提出一個問題：「如果一個外國人要你舉出十個對中國文化貢獻最大的人物，你將推薦何人？」胡適想了一會兒，答道「我的排行榜是：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韓愈、杜甫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朱熹、王守仁、顧炎武。」胡適何以將王安石列入十個對中國文化貢獻最大的人物？我們可以從《胡適全集》中找出答案。書中他認為：王安石的道德、學問、功業都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等人。

我們且不說胡適的這一排名次序是否合理，單就他對王安石的評價來看，就足見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何等崇高！

作為北宋傑出的文學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，王安石不但在文學上有突出成就，在政治上也有遠大抱負和卓越建樹。當北宋王朝面臨政治、經濟危機，處於內憂外患的衰敗困境時，他大膽提出變法主張，為富國強兵開闢了新路。然而，他卻因此遭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。這其中既有不同觀點的針鋒相對，也有因偏見而生的誣陷、歪曲。舉凡他的生活習慣、衣食住行乃至生理特點等，都能被羅織出種種「罪名」，進行醜化和攻擊。

據史書記載，王安石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，讀書做事都很專注。但在生活上，他卻不拘小節，不重儀表，穿著非常隨便。他經常穿一身骯髒衣裳，鬚髮紛亂，囚首垢面，即使上朝也不加改變。有一次，他在皇宮面見宋神宗時，有隻虱子悄悄地從他衣領裡爬出來，一路蜿蜒地爬到他的鬍鬚上，把宋神宗都給逗笑了，他卻絲毫沒有察覺。為此，蘇洵在《辯奸論》中說他「衣臣虜之衣，食犬彘之食」，「囚首喪面而談詩書。」這話雖有些刻毒，倒還說得過去。平心而論，王安石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國家大事上，自然忽略了外表。這即使不算優點，但也絕非罪過。可是，這位蘇大人卻因政見不同，進而上綱上線，對王安石大潑污水。他進一步指斥王安石說：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鮮不為大奸惡，豎刁易牙開方是也。以蓋世之名，而濟其不形之患……」在蘇洵看來，王安石穿得不近人情，就注定會成為豎刁、易牙、開方那樣的大奸大惡，用蓋世的好名聲，來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禍患。老蘇如此口噴

人，實在有失厚道。

在飲食上，王安石也很不講究。有一次，宋仁宗舉行御宴，邀請諸大臣參加，身為知制誥的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。這宴席與眾不同的是，赴宴者須在池塘中自己釣魚烹食。因此用膳前，桌上的金盤子裡先擺放了一些小球狀的魚餌。王安石不喜釣魚，便將盤子裡的魚餌吃了個精光。他的這一舉動，本也無可厚非，卻引起了仁宗皇帝的猜忌，認為他是藉機沽名釣譽。第二天，仁宗便對宰相文彥博說：「王安石是個偽君子！他誤食一兩粒魚餌尚可，哪有把全部魚餌都吃下去的道理！」

即使刻苦讀書，也會被人懷疑是偷看幹壞事。王安石在揚州太守韓琦門下做幕僚時，總是徹夜讀書，天將亮時才在椅子上打個盹。等睡醒一看，時間已經不早了，於是也來不及梳洗吃飯，便慌忙跑到辦公室去上班。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，便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，放浪形骸，便訓誡他說：「老弟，我勸你趁著年輕，多用功讀點兒書吧，不要有失檢點，虛度光陰……」王安石聽了，木然立在那兒，也不加辯解。只在去職時，他才告訴朋友說，韓琦不賞識他。

還有更加離奇的呢，那就是王安石天生面黑，相貌醜陋，這也成「罪過」。因為在蘇洵看來，這是「禍國」的「標籤」。何以見得？他以唐朝奸相盧杞為例。盧杞的相貌醜陋，「色如藍」，「人皆鬼視之」。（《舊唐書》）當大將郭子儀接見他時，總要把身邊的侍女屏退。因他擔心侍女們受不了這感官刺激，會譏笑盧杞貌醜，因而給全家招來殺身之禍。這醜八怪果然陰險毒辣，排斥賢臣，陷害忠良，對唐朝的滅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王安石既然跟他一樣貌醜，因而也必定像他那樣，陰狠奸詐，禍國殃民。這是多麼荒唐的邏輯！

當然，對王安石打擊最大的，還是對他變法主張的歪曲和詆毀。本來，王安石是為了富國強兵、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而實行變法的。他本人既不任情放縱，也不貪污腐敗，在清正廉潔上堪稱楷模。然而有些反對他的人卻借此對他人品大加詆毀。如御史中丞呂誥就在彈劾他的疏中說他「大奸似忠，大詐似信」，「外示模野，

中藏巧詐」，並斷言「誤天下蒼生者必是人也！」有的還給他戴了一頂「禍國殃民」的大帽子，把他稱作「古今第一小人」。（明·楊慎：《鉛丹錄》）

在大地主官僚階級的強烈反對下，再加上本身存在一些問題，王安石的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。熙寧九年（1076）十月，心灰意冷的王安石辭去了宰相職務，來到江寧（南京）定居。他捐出朝廷配發給他的府第和土地，在郊外蓋了幾間小屋，終日參禪悟道，簡樸度日，在寂寂無聞中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十年。他的晚年似乎已淡出歷史，然而歷史卻不曾將他忘記，而且最終還他以清白。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梁啟超對王安石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從王安石的成長歷程、人品、改革政策及成績、學術等諸多方面，都進行了全面評價，給以充分肯定。如他在《中國六大政治家——王荊公》一書中，就對王安石的人格推崇備至，說他是「不世之傑，而蒙天下之誦」，「三代下求完人，惟公庶足以當之矣」；對王安石的變法則給以「實國史上、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」的高度評價。連革命導師列寧也曾稱譽王安石為「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」。而對那些別有用心誣陷、詆毀王安石的人，台灣學者柏楊先生也作了恰當的評價，他在書中寫道：「王安石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與政治家，那個紙糊的宋王朝，如果不是他的整頓恐怕早就亡國了——早亡給西夏了，還用不着金國動刀動槍……凡是抨擊王安石最烈的或對王安石人格和私生活最污蔑栽贓的，用不着調查，我老人家敢跟你賭一塊錢，他準是條大醬缸蛆。」



對王安石打擊最大的是對他變法主張的歪曲和詆毀。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五十九）

宋代高僧慈受懷深（之二）

笑松孤萬  
揖門雲事  
峰十野無  
頭里鶴如  
月時自退  
一來由步  
輪往身人

宋代高僧慈受懷深詩（之二）

素仲配畫  
甲午初秋



退，是人生的一大智慧。有人只懂進不懂退，結果進到無路可進。有許多高人會說「退一步海闊天空」，但做到有幾人？兵家也有「以退為進」的戰略。懂得進，懂得退，進退有度，人生才得優雅。現代人進取的多，反而笑那些肯退的是謙步，讓步有何不好？退而能讓更是一種境界。才能有「笑揖峰頭月一輪」的瀟灑。

一位做保險營業員的朋友很怨氣地問我，他每日工作壓力很大，經常不能完成公司的指標，教他如何能心靜，怎能修為？朋友，你覺得壓力大，不能完成指標，那麼表示你力有不逮，未能勝任前線工作，退一步吧；另選能力可及的工作，甚至可以退到做廚師、做清潔，只要能勝任就好。寺中出家人也有分任住持、伙夫、知客等各種工作，如能力不夠未能勝任主持，那麼做伙夫又如何？當然，要進行退的修行要經歷一段心路，這是艱辛的了。

浮城誌

星池

晴空

晴空萬里的假日，一對夫妻結伴郊遊。他們身穿運動衫褲及跑鞋，頭戴太陽帽，背包內有毛巾、水瓶及傘子，裝備十足。半晌，二人已登上一座人跡罕至的山頭，清風徐來，景色非常優美。

「這兒多麼寧靜，遠離繁囂，令人心曠神怡！」丈夫不由得深呼吸一下。

「你看！」妻子稍稍抬頭，續說：「天空湛藍！很漂亮！」隨即拿起手機把眼前風景拍攝下來。

可是，世事豈能盡如人意，美好光陰總會永遠存在，忽然風雲變色，飄來了一片烏雲，雨箭緊隨開始落下來。於是二人急忙撐起傘子，被迫聆聽滴滴答答的雨聲，只好敗興而歸。恍若上天喜愛捉弄人，在他們候車準備回家之際，長空已再度放晴。時光流逝，又到了另一個假日，夫妻悠閒地留在家中休息。妻子不斷在手機屏幕上掃動，翻閱上次郊遊拍下的照片，一臉滿足。突然之間，她嘆了一口氣，對坐在沙發觀看電視的丈夫說：「這是當天拍下的最後一張照片，瞥見一片烏雲。」於

是丈夫起來，走近妻子瞧一瞧手機屏幕並說：「確是大煞風景。」

「對！我還記得，之後陰暗朦朧，最後下起雨來，令我們非常狼狽！」妻子猶如把當時的黑雲堆到臉上。

丈夫思索片刻，徐徐道：「在你的照片中，那片烏雲多麼大，可是，那時候的天空非常開闊，在寬廣的晴空包圍下，一片烏雲根本微不足道。」他拿了妻子的手機，觀看多張晴天的照片，續道：「照片內的晴空，遠不及那天抬頭觀賞的天空那麼遼闊。」

妻子掀起嘴角說：「我不該掛掛那一場令人悲愁的雨，腦海中的美景多麼醉人。況且，記憶中的明朗天空，確是比照片上的晴空更加壯麗。」

丈夫望向窗外晴空如洗的天空，淺笑道：「我們何須為一片烏雲或一場小雨，破壞了如斯美好的一天！」妻子放下手機，與丈夫一起靠窗邊觀看天空，約定下次再一起郊遊，目睹更多優美的晴空，創造更多令人回味的記憶。

豆棚閒話

得體的邊界感

青綠

有作家在網上吐槽，稱有多年不見的中學同學，重新聯繫上以後，在朋友圈裡發話讓他指導自家孩子寫作文。很多人看了都表示理解那種尷尬的感受，對一些人習慣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到別人身上的做法，非常無語。因為這種看似不見外、實則無禮的要求，也是當前急遽變化轉型的社會裡很常見的現象。即一些人與人相處，缺乏得體的邊界感，不僅會讓他人很為難，破壞彼此原有的和諧關係，自己也經常會因為言行不得當，陷入到難堪的窘境，自討沒趣。

曾見有人爆料，說他好心做月老，把一個女同事介紹給一個在美國的同學認識。雙方聊了一段時間，男方特地回國相親，讓女方找個地方一起吃飯見面。為表示客套，男方讓女方不要為他省錢。結果，女方也真不見外，找了一家高檔海鮮酒樓，幾百元一隻的刺身，一次就點了十隻，加上象拔蚌、燕窩等昂貴菜品，點了一大桌。點菜的過程中，男方曾很含蓄地問，那個刺身是不是有點多？兩隻就夠了。但女的沒聽出弦外之音，說一口吃一個，兩隻肯定不夠吃。於是，男方就直接起身走了，留下女的獨自一人吃那一桌將近五千元的海鮮。事後女的找到介紹人，讓他必須承擔一半飯錢……

當事雙方孰對孰錯，暫且不論，但第一次相親，就鬧到這種相恨成仇的地步，即為處事缺乏邊界感的結果。生活中，很多人面對時代的發展，觀念的進步，還沒反應過來，仍然遵循著原有的陳舊理念，去處理現代人際關係，缺乏與時俱進的意識。但現代社會，隨著人員流動性的變大，人們對於思想觀念和行為的差異，已愈來愈敏感，畢竟每個人受教育的程度、生活習俗、文化背景不盡相同，遇到不適，很容易產生排異感。如果在人際交往中，說話做事沒有邊界，妄然侵入他人的私人領域，就會遇到程度不一的心理抵觸，輕則彼此言行無法相契，重則友盡，互不往來。

現實生活裡，因邊界模糊導致的衝突，幾乎俯拾皆是。我有一次在飯店裡，見一位女士看到鄰桌的嬰兒嬌憨可愛，忍不住跑到懷裡逗弄。嬰兒不願意被陌生人抱，頓時哭了起來，女士出於好心，不想吵擾其他人用餐，就想把嬰兒抱到外面哄停下來。嬰兒的父母見一個素昧平生的人，當著自己的面抱孩子也就算了，但她還想把孩子抱到外面去，馬上就急了起來。最後解釋了許久，才避免了紛爭擴大。

另外也有一些人對群體生活比較依賴，被人侵入自己的邊界，又擔心拉破臉皮，

會被眾人孤立，是以沉默、讓步作為妥協。早兩年，有一位意大利媽媽說她每次推著兒子出去，總有素不相識的「好心人」上來指指點點，說她不會帶孩子，只給小孩穿短袖短褲肯定會凍著。起初她為了不給人留下「高冷」、「難接近」的印象，隱忍不發。但是，面對這種明顯缺乏邊界，又毫無來由的無休止指責，她又非常苦惱，最後發瘋說，我自己的孩子，他冷不冷，難道我不知道嗎？「好心人」才就此絕跡。一個人若是受到冒犯卻不說出來，那麼別人就不知道應當遵守的邊界在哪裡。

得體的邊界感，其實是在生活的細節裡磨合出來的。

曾有同學問我，能不能把他公司的一份合同，傳給我認識的一位律師朋友，請律師幫忙參考一下，其中有幾個條款是否適合。我說可以介紹他們認識，但需要多長時間，律師怎麼收費，就是你們之間的事了。同學一聽就急了，他不是你的朋友嗎？就這樣幫忙看看合同，也要收費？我只能告訴他，每個人的時間價值是不同的，如果你無法意識到這種不同，並且尊重這種不同，那麼別人也會不拿你當回事。因為構成社會的個體是俗人，而非能夠包容一切的天使。

生活點滴

瓜農進城

吳翼民

已經交了伏，日頭火毒如懸一盆炭火，氣溫是節節攀升，於是鄉下的西瓜便滾滾進進了城。到處可見堆著的西瓜和愁眉不展的瓜農販。真是怪，如今西瓜的品種是既多且好，吃瓜的人就是不多，過去那種扁擔挑一筐一筐往家運瓜儲瓜以備消暑的景象是不多見了，都是一隻兩隻地買，就連年年家中桌肚底滾滿西瓜的隔壁的陳伯伯也篤悠悠地說：「如今的西瓜放心吃，現買現吃，吃到立秋也漲不了價。」翻翻晚報看，連續都是瓜果市場西瓜爆棚、各地的瓜車瓜船仍蜂擁而來、鄉下的瓜農們懇求「城裡人多吃些西瓜吧」之類的報道云云。這幾年的瓜市確有點反常，細想想其實也正常，交通日趨便捷，貨暢其流，種種益壽科學且自由，西瓜乃短平快作物，搶種了再說。回想「割資本主義尾巴」年代，西瓜因限種而成稀罕之物，又不准瓜農進城擺攤，要買上點西瓜得繞著環城河細細尋覓，一條船一條船地探問，偶爾尋覓着了，也像地下工作似的，買賣極其隱秘，否則被查獲的罪名，不僅充公，瓜農還會罹個投機倒把的罪名。現在

是什麼情勢呢？現在似乎是背道而馳大反動，哪裡都大種而特種西瓜，進城推銷西瓜。可嘆瓜農焉知城裡的消費已非復曩昔矣。如今城裡空調普及，家家戶戶關緊門窗度酷暑，不見痱子不見汗，傳統的度夏食品也就不急需了。這是瓜農們始料未及的。

安徽郎溪瓜農某甲，攜妻子兒女，滿載著八千斤西瓜，烈日下、耐飢渴，長驅而抵無錫，一到瓜果市場就傻了眼，這裡山積海聚皆西瓜，到處是心急火燎而又愁眉不展的瓜農，到處是瓜販和瓜農的討價還價聲，這裡的批發價已跌到每公斤不足二元。掰掰指頭算了一算，八千斤瓜去掉蝕耗不到一萬元，付了租車錢、汽油費和過路錢，已經去掉了二三千，還不包括一家大小的開銷，更不用說種瓜的成本和辛勞了。咬咬牙，開了車子做「游擊隊」，誰知城裡管得嚴，要想停車設攤就要付管理費，乖乖，管理費一開價就是兩百元，等於白送了兩百斤瓜，否則就有城管來找事，且不見媒體報道某地城管和瓜農起衝

突，用秤砣砸死了人？某甲自然要避了這鋒芒，又不願做白交管理費的冤大頭，就在城郊結合處打一槍換一個地方，每天出手個幾百斤，每斤價錢一塊多，卻也比批發價高出了許多，但城裡的開銷比不得鄉下家裡，買個便宜的盒飯還得八元十元的，且吃不飽，就吃白饅頭就蘿蔔乾，無奈小女兒嘴饞，只能到小攤子上切上一斤豬頭肉殺殺饞。夜裡一家子就在地上鋪條席，臥對星星和月亮，依然熱得夠嗆，還有蚊子纏繞，一夜下來，腿腳被叮得像玉米棒；最怕的是雷陣雨襲來，只能到人家屋檐下暫時棲個身，擔心著次日天氣突然轉涼，瓜價下跌，讓人聯想到白居易《賣炭翁》所說的「心憂炭賤願天寒」哪……我耳聞目睹了這一家的艱辛，心中不忍，一下買它個上百斤，還動員鄰居都來買，讓他們出空車子好早些兒打點回家。可是這家的大兒子並不在乎此，在給我送瓜的途中他告訴我這是他頭一回出遠門、進大城市，到處都有新鮮看，真捨不得離城回去呢，今年來了蝕大本，明年即使蝕本還要來。